

為什麼是性／別？

文／李安妮

初 聽到中大「性／別研究室」名稱的朋友，一定會好奇——這個研究室和其他相關性別的研究室有何不同？為什麼要以「性／別」為名呢？「性／別」研究指的究竟是什麼？它包括哪些領域和內容？關心問題與分析問題的方式又有什麼特別之處？

命名為「性／別研究室」，其實具有研究取向和視野上的深刻意涵。

「性／別研究室」表示，一般的性別研究是以既有的性別框架為骨幹，在男／女兩性的分野下進行研究，因此，研究的命題通常以與婦女相關的議題或男女兩性的互動為主；性／別研究則更根本地質疑既有的男／女兩性的二元區分，認為這樣區分其實是一種社會建構，是異性戀思考與社會權力區分體制的產物，與男／女之二元區分有關的社會角色和身份認同，如：「母性」、「女性氣質」等等，因此都應該重新被檢視、分析、反省。

性／別，意指著「性別」(Gender)、「性」(Sexuality)、「別」(Difference)等三個重要範疇。

除了「性別」的議題，「性／別研究室」亦強調「性」及其廣泛而重要的影響，研究室成員甯應斌指出，雖然「性」和「性別」具有密切的關連性，但仍有其相對自主的領域，因此，有將「性」的獨立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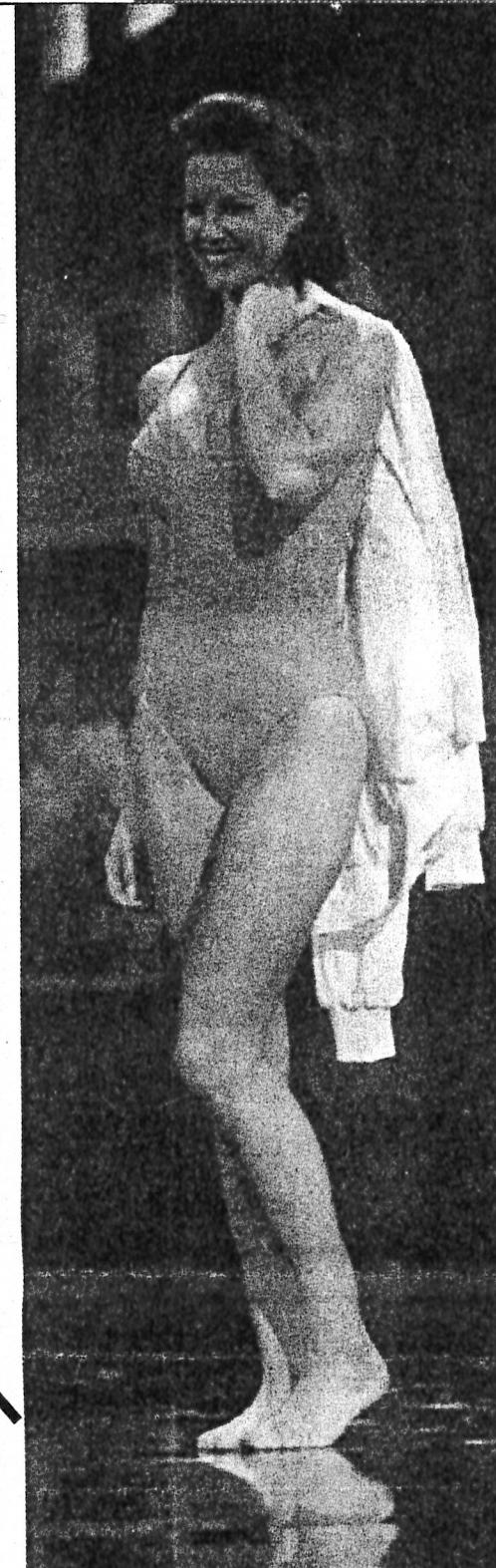
來研究的必要，同性戀、性少數、性多元等議題，都是不可被忽略的相關研究領域，同時，也是重要的性／別運動分流。

他進一步說明，同性戀是連結「性別」和「性」的重要範疇，與異性愛及變性者等追求和生殖器無關的性愉悦的行為相同，都是對現有男／女二分的性別文化的最大顛覆。此外，S.M、家庭戀、跨代戀、動物戀等，都包括在關於「性」的研究範圍內。

別，即是「差異」，這是八〇年代歷經結構主義、後結構主義衝擊之後，人文領域中最主要的典範概念。「性／別研究室」指出，將「性」與「別」並列，一方面指涉性(別)上的差異，一方面則是要探究性(別)與其他社會差異之間的互相滲透和影響。

因此，跳脫了二元區分所帶來的研究視野的侷限之後，「性／別研究室」將致力於以階級、性別、族群、年齡等「社會差異」，結合同性戀等「性」議題為焦點的研究。

從批判的人文理論出發，著力於同性戀、性教育、性科學、性／別文化與性／別文學的研究，「性／別研究室」表示：如性學研究對性／別身份的建構、性教育學程的政治性的應用倫理學、性學的科學哲學、性／別表演與性／別認同及性偏好之間的複雜關係等理論研究，將是其未來發展的特色，同時，這種學術視野在島上也是唯一的。



▲甯應斌強調應正視女人想瘦身的欲望，而是一昧地譴責她們。

(圖／美聯社)



▲圖為甯應斌
(本報資料室)

從日常生活實踐女性主義

專訪

甯應斌

的理想？

甯應斌認為，和所有的運動一樣，必須從瞭解群衆的心理、需求開始。他提出「日常生活中的女性主義」的概念，並且解釋，這指的並不是將女性主義的理論、觀念應用在生活上，而是在生活的各個領域中從事各種可能的顛覆行動：

「我非常贊同張娟芬在《婦女新知》九月號上發表的一段話：『一個女性主義者適切的定義，不是讀多少理論，有多強的能力，而是對女人的處境有深刻的感受力』；我們應該做的是，切入女性真實的生活、欲望，提供她們另類的出路，而不是去壓抑她們的欲望。」

他以瘦身工業為例說明：「許多女人的確存在想瘦的欲望，這一點必須被正視和接受。一味地譴責瘦身工業，只會讓我們跟她們更加對立、疏離。我們應該看到的是，女人瘦身其實是想要變得性感、有吸引力的深層心理需求，進一步，我們要讓她們知道，性感未必一定要透過被動地當個改造自己身體的洋娃娃，也可以是眼波流轉、展現魅力的主動行為。」化妝

、服裝、電腦等課程，因此是「婦女學苑」可以而且必須開設的，但是，「提供這些女人技能上的訓練並不是最終的目的，我們要改變的是，她們對於性別文化、觀念的重新認識，以及隨之而來的新行動。」

「以往的論述，太過強調女人受害的地位，這對女人處境的改善並沒有太大助益，我們應該逆向來思考：在男強女弱的社會裡，女性的主體的抵抗空間在哪裡？事實上，許多女人（譬如：妓女、女工等）每天都以自己的血肉之軀在和男人抗爭，只不過她們是單獨的個體，無法發揮集體行動的力量。」甯應斌指出，「婦女學苑」的功能，就是要提供充分的資訊管道，讓女人們知道抗爭的可能及其方式，並提供她們認識彼此以便連結的空間。

「這種新的、有別於一般『婦女學苑』的作法，是一種跨領域的合作」，不過，真正能結合技能與（女性）意識的教學人才，目前仍然了了可數。相關人才的培養，和設立學苑之前的資源取得一樣，都是現階段應該努力的工作。

文／李安妮

「從事婦女運動，最容易的，莫過於開班、教授政治正確的女性主義理論，然後感覺自己在革命！」

現任中央大學哲研所副教授、同時也是「性／別研究室」重要成員的甯應斌，在論及社區組織的在地實踐時，一語道出了學院性／別研究實踐的迷思和困境。

在「性／別研究室」的行動計畫裡，「社區婦女學苑」是個重要的構想：它不只是研究者（或校園成員）與在地居民接觸、溝通、互相學習的重要途徑，同時，也是社區／婦女運動／組織的可能起點。

要如何做，才能使「婦女學苑」達到上述

兩性決明子

